

新華社新聞稿

莫洛托夫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發言

全國電力工業和東北區許多廠礦完成四月份計劃

全國新建農業生產合作社七萬多個

關於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的聯合通知

中央高教部、教育部頒發「關於改變工農速成中學領導關係的決定」

華東區棉花播種已超過國家計劃

廣州市已有約一百家私營工廠聯合成大廠

保部長會議和保共中央通過擴大生產日用品和食品的決議

淮南八公山新採田區的基本建設正在積極進行

CONCLUSIONS

台廣播，有「▲」的是轉發塔斯社稿。

日內瓦會議

東北區輕工業系統四月份生產出大量實
上海機械工業工廠正試製一批新產品

聯合國
裁軍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會議

把直布羅陀交給佛朗哥

煙電

日內瓦會議

日內瓦會議十四日會議情況

【新華社日內瓦十四日電】日內瓦會議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討論，十四日下午三時至六時繼續舉行。會議由莫洛托夫主席宣佈，佈置已經達成的協議；下次會議在下星期一舉行，是秘密的限制性的會議，由各代表團首席代表陪同三位顧問出席。

蘇聯代表團首席代表莫洛托夫首先發言，莫洛托夫說：在這裡有時有人建議不要觸及問題的過去歷史，不要討論政治問題，而僅限於研究印度支那問題的軍事方面等等。如果我們順着這條道路走去，我們可能一點也解決不了擺在日內瓦會議面前的任務。

莫洛托夫指出：在越南進行的戰爭並非像反杜爾所說的，是一場內戰。事實證明，在印度支那，特別是在越南，法國所進行的乃是一場殖民戰爭。在印度支那人民方面，這場戰爭是民族解放戰爭。莫洛托夫接連追述了一九四零年以來印度支那，特別是越南的歷史發展，他並事實證明，越南的合法政府乃是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在九四六年簽訂的「初步協定」和「臨時協定」中，法國政府也曾承認了這個事實。但是法國政府破壞了這些協定，並對越南發動了戰爭。這個戰爭的失敗和沒有前途是明顯的。

莫洛托夫指出：聯合國憲章和國際聯盟契約不同，沒有承認殖民制度。這並不是說，聯合國憲章已經宣佈主張消滅殖民制度。大家知道，這一制度

在這一國際組織的開張支持下還繼續存在。但是，聯合國組織並不負有發覺殖民制度的存在的責任，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德日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被擊潰後所形成的國際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問題已經具有和戰前不同的性質。然而，某些國家的政府還不願考慮這一點。印度支那事件的發展，——而且不僅是印度支那——說明，殖民制度與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迫使那些固執地想倒退到陳腐的殖民制度的人民不能不加以考慮。

莫洛托夫說：寮國王國和高棉王國的代表表示他們已對法國政府給予他們人民的那種獨立和權利感到滿意。但是，如果有高棉和寮國抗戰政府的代表在我們會議上表示意見，那我們就能對情況得到比較正確的了解，而現在這還做還不算太晚。

莫洛托夫還談到保大政府代表所謂該政府和法國政府之間的談判會給越南帶來獨立的說法。他說，我們誰也不知道，這些話的根據是什麼。但是我們知道，這一政府還是僅僅控制了越南一小部分領土。

莫洛托夫指出，甚至美國國務卿也不得不一再公開否認美國政府，要它注意它對印度支那獨立的義務。如果讓法國政府這樣明瞭地暗示印度支那三國的目前的獨立的不真實性，那就不難看出所謂三國的獨立和民主權利的問題已經由法國完滿地加以解決的說法，到底有什麼實際價值。

莫洛托夫在駁斥了所謂印度支那民族解放運動的成功是由於「外界的影響」的說法之後指出：即使現在也沒有民主主張繼續進行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可是，將壓迫到日前的局勢，他們也都看出，僅僅在那裡繼續進行戰爭是不能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因此，他們就走上危險的道路，策劃擴大印度

支那戰爭。這種計劃對東南亞人民是一種威脅。我們最近已經看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人在頑固地企圖拼湊一個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參加的集團，不難看出，建立新的侵略集團是為了達到某些陰險目的。這就意味着美國在越南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而這是恢復獨立上述地區集團和擴大美國對印度支那干涉的計劃的而安全遭到侵害的國家所不能置之不理的。

莫洛托夫說：現在正在進行着拼湊一個新侵略集團的緊後活動。其目的是，聯合對維持殖民制度有興趣的國家，並準備為此而在亞洲擴大戰爭。就在日內瓦會議舉行的同時，有人正企圖用在東南亞擴大戰爭來代替在印度支那恢復和平的任務。

莫洛托夫又說：現在，人們已可以說美國直接干涉印度支那殖民戰爭了。這是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主要障礙。這種干涉表明，美國打算在實際上控制印度支那。這種干涉還表明他們打算使印度支那人民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發生衝突，並利用這種衝突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有這一切證明，對於新的世界大戰的準備也在東方加緊進行着。

莫洛托夫指出，日內瓦會議在它是不能完成反對在東南亞擴大戰爭的侵略計劃這一任務上負有重大的責任。只有給這個計劃一個決定的反擊，才符合日內瓦會議的任務，這個會議的目的的過去和現在都是恢復印度支那和平。日內瓦會議不能選擇了解它的任務，它可以把停止印度支那敵對行動變成給一方發給安排停火的喘息機會，讓它利用這個機會來準備擴大印度支那戰爭。日內瓦會議應當早日停止印度支那的敵對行動，並同時達成一個使印度支那人民在保障他們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方面的合法要求能夠得到滿足的協議。

莫洛托夫說：對於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所提

關於印度表達受其某些條款。這個建議的條件，也沒有和法國達成協議。它從互相承認這個正確和光榮的原則出發，是合宜的出發。根據這個原則，印度支那和馬來半島，我們拒絕了這種就印度那問題達成協議的可能性，那時，他們並不是為民族的利益，而是為那些侵略集團的利益。

莫洛托夫接着對法國代表作的建議說，法國建議的缺點是它完全沒有持久及政治問題。然而對一個人卻知道，要停止「贖日」的這類事情，甚至少要解決其他一些這類的問題。這些者是戰爭不開的。在法國的計劃中，可以看出，對於在查國和緬甸已展開的民族解放鬥爭估計不足，這是形成的。艾斯馬昂的問題係與緬甸情況的發展是成比例的。莫洛托夫表示不能同意法國建議中關於在協約國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一節。他說：但是，蘇聯被破壞時保證國家應立即進行磋商以使用個別地採取具體地採取適當的措施一節。他說：但是，蘇聯

在凡有這些協定的事情發生時，進行磋商，這一原則是可以接受的。進行磋商的目的是採取集體措施以保證這些協定的履行。參加這次會議的其他人對法國代表團的這一重要建議最好也表示自己的贊成。

莫洛托夫對蘇聯民主共和國代表團關於監督停戰協定實施的建議提出下列補充：「爲協助雙方履行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的條款，協定中應規定建立中立國監督委員會」。莫洛托夫認爲：在確定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方面應該說是不會碰到不可克服的

總了范文同建議中的第一條和第四條。

關於范文同的建議的第二條，即撤退外國軍隊問題，皮杜爾表示，法國軍隊的移動，在和平恢復之前，應要繼續。而在和平恢復以後，皮杜爾說，只有他認為「合法」的保大政府才有權考慮是否要法國軍隊撤走。

皮杜爾表示，他不願以范文同建議的第五條，即關於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經濟和文化權益問題，作為結束印度支那問題的條件之一。

關於范文同建議的第三條，即關於自由選舉問題，皮杜爾表示，他主張「必要的監督」之下舉行選舉。照他的說法，沒有外國干涉的自由選舉，在選舉一開始就會保證選舉自由（控制）越南，這表明皮杜爾是不得人心的保大政權完全喪失信心。

皮杜爾對范文同建議的第六條（合作問題）和第七條（交換戰俘問題），沒有表示異議。

皮杜爾若談到范文同建議的第八條，即停止敵對行動問題，皮杜爾認為，政治解決不能成為停止衝突的條件，這就說明他之所以談停止衝突，並不是為了要獲得越南的和平解決，而是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又把停止衝突的範圍侷限於越南，而把寮國和高棉除外，似乎那裡只有不包括越南的所謂「外國」軍隊存在的問題。他主張，在越南，應在衝突雙方司令部之間，按日內瓦會議所規定的條件達成協議。皮杜爾說，他在原則上反對在全境停火，可是他認為，必要作出「嚴格的規定，這就不能不使人懷疑他是否真正認真在全境停火。皮杜爾主張，在越南的停火應採取由一地派伸延到另一地區的逐步的辦法。這種辦法顯然是為了有利於法軍在全境停火前的活動。皮杜爾同意范文同建議中關於駐紮地區及調整這些地區的意見。他

認為，具體辦法應在規定，部隊集中所包括的移動應由雙方司令部協議解決。對於范文同建議中關於停止自印度支那境內進入外國軍隊和作戰物資這一項，皮杜爾以為條件許多明確規定。皮杜爾繼續堅持解非非正規軍的武裝，並重復了國已經提出過的其他的一些主張。他認為越南國際監督是正確執行協定的不可缺少的保證。法國準備考慮有關國際監督的委員會的構成、監督的具體辦法的一切建議。他還認為協議應由參加本會議的國家來加以保證。

皮杜爾回答了英國代表艾登在五月十二日提出的五個問題。皮杜爾的回答實際上只是重復了他在以前的發言中曾經提出過的意見。皮杜爾最後說，法國代表團希望開始具體談判作準備，希望在最近的時間就開始。他還表示願意考慮凡能使工作順利進行的具體辦法。

高棉王國的代表普澤在復會以後發言。他的發言毫無內容，只是不顧事實地否認高棉親法政府的存在，硬說他的政府是高棉的唯一合法政府，並且硬說高棉「已經獲得獨立」。從這個虛妄的前提出發，他硬說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提出的關於政治解決的各項條款對於高棉並不適用。據他說，只要把所謂「侵入」高棉境內的越南人民撤走，高棉的問題就可以解決，而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但是誰都知道高棉境內並沒有越南人民，只是高棉人民的非法武裝。因此普澤的發言，只是暴露了，法國方面至今還完全不想對高棉境內的衝突認真尋求解決。

因為再沒有別人要求發言，主席莫洛托夫提出了有關會議進行的協議。會議在通過以上協議以後，就宣告休會。

塔斯社報道

日內瓦會議十四日會議情況

【新華社北京訊】塔斯社五月十五日訊：日內瓦外長會議五月十四日會議上關於討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問題，由維多·米·莫洛托夫擔任主席。蘇聯代表團首席代表維多·米·莫洛托夫就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問題發言。他追述了印度支那戰爭的發生，並追述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它建立了獨立的道路並照顧了人民的需要——的成立，他分析了促成印度支那戰爭的原因。莫洛托夫和蘇聯的有經驗的集團企圖擴大東南亞戰爭的侵略計劃，並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提出的建議提供了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基礎，並且能夠保證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復。莫洛托夫表示他支持這個建議，並提出一項補充，以便使在監督停止敵對行動條款的執行問題上達成協議。同時，莫洛托夫表示他和日內瓦會議將考慮所有其他能夠真正有助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建議，包括法國提出的關於與會者保證嚴格執行停止印度支那敵對行動的建議。

接著發言的是皮杜爾。他一開始就重申他不願意談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政治方面以及有關世界另一部分的事變發生的歷史問題。皮杜爾的這種說法再一次表明：對於印度支那問題上本日的任何客觀分析都不是法國代表團所喜歡的。因此法國代表團儘管在作虛假的分析。

儘管如此，皮杜爾說法國代表團願意研究維多·米·莫洛托夫的發言，又說法國代表團已經繼續注意地研究了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范文同在五月十日會議上的發言。法國外交部長向會議保證說，他們意圖范文同建議的基本主張：獨立、統一和民主。但

是他後來所說的確證明他的保證完全是張樣子的空話。

皮杜蘭堅持他的說法，就是高棉和寮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外國侵略」，而這是與實際事實不符的。從皮杜蘭的發言還可以看出，儘管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法國代表團還是利用這種說法來規避討論恢復印度支那所有三個國家的和平問題，更遑論承認它們的民族權利以解決這個問題。皮杜蘭說：高棉與寮國的問題完全在於撤出「越戰」(西方國家代表團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稱呼)軍隊。因此，皮杜蘭並他的代表團希望解除高棉和寮國人民解放軍的武裝，並把法國建立並支持的反人民政權擴展到這兩個國家去。

皮杜蘭說：做到這一點以後，法國將軍們從這些國家撤出它的軍隊，假如它們的政府(皮杜蘭是指寮國與高棉的傀儡政府)這樣要求的話。談到范文同的建議時，皮杜蘭的這種言論表明，他頭固地不願意考慮這個不可爭辯的事實，就是越南領土的四分之三在越南民主政府的控制之下，這個政府代表所有越南人民的意志。

皮杜蘭談到越南民主共和國建議的第二點，即自越南領土上撤出一切外國軍隊的規定時說：「法國政府不準備使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復取決於它」在法國軍隊從越南領土撤出問題上「的任何保證」。皮杜蘭同時拒絕了關於在地方性的委員會的監督下在越南進行自由選舉的建議。他還說，法國有勢力的集團害怕越南人民表達自由意志，他說，法國代表團只願意在國際監督下進行選舉。皮杜蘭主張現在只解決軍事問題，而不解決政治問題。

皮杜蘭反對在印度支那全境同時停止敵對行動，他暗示，以他的看法是率可採取逐步停火的辦法。至於保證監督履行停戰協定的問題，皮杜蘭重申他的建議，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國家要保證這些協定的履行。

皮杜蘭最後對文登在五月十二日會議上所提出的問題作了答覆。皮杜蘭在答覆中說，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提出的建議中所規定的監督選舉的地方性的委員會可在一定的條件下建立，然而，皮杜蘭說，這些地方性的委員會應該從屬於「國際委員會」。

在會上最後發言的是高棉王國的代表，他重複提出高棉傀儡政權的一謬主張，說它有權代表高棉人民。

主席莫洛托夫在宣佈休會時說，根據參加會議的國家的協議，明天不舉行會議。在星期一，即五月十七日舉行限制性質會議。

莫洛托夫在日內瓦會議十四日會議上的發言

【新華社日內瓦訊】莫洛托夫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四日日內瓦會議上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發言全文如下：

代表先生們：

印度支那問題是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的。正因爲這樣，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問題才被提到日內瓦的法國、英國、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和其他有關國家的外長會議上來討論。

在這種時候，有人建議不要觸及問題的去歷史，不要討論政治問題，而僅限於研究印度支那問題的軍事方面等等。如果我們順着這條路走去，我

們可能一點也不解決不了擺在日內瓦會議而前的任務。

法國政府主動地把這一問題提交日內瓦會議討論，當然並不偶然。同樣，去年法國、英國、美國三國外長曾多次舉行會議也討論印度支那問題而沒有取得積極的結果，這種情況也不是偶然的。因爲在那些會議上，大家企圖避開事情的實質不談，而只以泛泛的言詞來處理印度支那問題。雖然，他們認為，剩下的事情是可以以武力來解決的。但是印度支那戰爭拖得越來越長了。

因此，法國政府只是因爲處於走頭無路的境地才把這個問題提交有五大國代表和其他有關方面參加的日內瓦會議來討論的。

越南民主共和國和印度支那戰爭

法國代表團團長皮杜蘭在談到越南時說，越南所發生的不是內戰，但是事實却是另一回事。在越南所進行的不是內戰，不是兩部分越南人民之間的戰爭，而是另一種類型的戰爭。

九十年前，不帶偏見地而是整個印度支那都淪爲法國的殖民地。然而，自那時起，很多水從根上流過去了——整個世界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不能不影響到亞洲的情況，其中包括印度支那。

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范文同在這種使人信服地說明了印度支那局勢的發展經過，這種經過對印度支那各國人民的歷史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並從上確定了印度支那的實際政治情況。這些事實說明：在印度支那，首先是在越南，所進行的不是內戰。從法國方面講，這是民族戰爭，而對於爲擺脫外國殖民統治、爲爭取自由和獨立而鬥爭的印度支那人民來講，這是民族解放戰爭。

一九四六年，日本殖民侵略者代替了印度支那

那的法國殖民者。那時的印度支那法國當局開始和新的殖民者勾結，但這種情況沒有繼續多久。隨着反對者利勒的同盟國取得勝利，擊潰了德國法西斯主義，並簽署打倒了日本軍國主義，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運動展開了。

領導這一民族解放運動的是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一九四五年年中，越盟的武裝部隊解放了全國很大一部分領土，並建立了臨時政府。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河內舉行的越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佈以極多聲望的越南人民領袖胡志明爲首的獨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由於越南人民在爲自己的權利和民族獨立的鬥爭中獲得了勝利，越南全國於一九四六年一月進行了普選。雖然曾有力加以種種阻撓，仍有百分之九十的選民參加了這次選舉。絕大部分參加選舉的選民投票擁護表達了越南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意志的越盟候選人。

一九四六年三月，召開了國民大會，選出了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胡志明當選爲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由普選而產生的政府着手實行了一些鞏固越南民主共和國國家獨立的措施，並進行廣泛的民主改革，以便改進居民的生活福利狀況並消滅長期來外國殖民統治的後果。

越南民主共和國在爭取自己的民族獨立的鬥爭中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也表現在：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民大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通過了真正民主的憲法。在隨後全國實行的民主改革中，頒佈了減輕農民的法令，這在越南的情況下是有巨大意義的。這些決定使得有可能提高全國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外國統治的結果已使他們處於貧困與飢餓的人民權利和利益的法律。同時，開始實行免費的初等普及義務教育制。

這一切都證明，越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走上獨立道路並關心自己人民的需要的新興國家。這一新興國家應該會得到而且事實上也已得到了本國人民的積極支持，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首先是那些把越南人民的勝利正當地看成是自己的勝利的亞洲各國人民的積極支持。

現在再談一下關於保大政府的一些事情是有益的。這些事情，敵視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人是寧願談過不談的。事實是，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即政權轉到民主政府手中以後沒有幾天，與日本佔領者合作過的保大退位了，他在退位宣告中說，他統治二十年來沒有帶給越南帶來一點好處。另一件事實是：保大在他的退位宣告中得出結論說，必須承認政權已歸於越南民主政府，並號召全國各階層人民均應統一並擁護人民所建立起來的民主政府。這些事實都是不容辯駁的。既然事實如此，那又怎能說法國佔領當局所扶植起來的現在的保大政府是合法的越南政府呢？這些事實證明，合法的越南政府是越南國民大會所建立的民主政府，這一政府也會爲國際社會所承認並在自己的人民中間有深厚的基礎。

如果我們想瞭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印度支那所發生的事件，瞭解越南民主政府崇高的威信和因之的影響的基礎是什麼，那就不能忘記這些事實和類似的事實。

並不很久以前，法國政府自己也承認過這一點。一九四六年間，法國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簽訂了一些協定。在這些協定中，越南新政府被認爲是表達越南人民意志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的法越「初步協定」就可以作爲例證。該協定開頭這樣說：

「一方，法國西共和國政府由法國高級專員，

法國西共和國的全權受命者，經蒙司令海軍中將喬治·希也利，達助禮正式委任的高級專員代表奧德尼先生爲代表。

「另一方，越南共和國政府由主席胡志明先生和部長會議特派代表武鴻卿先生爲代表；

「締約雙方議定如後：

「（一）法國西政府承認越南共和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它的政府、國會、軍隊和財政，並爲印度支那聯邦和法國西聯邦的一份子。」

這一協定還包括了其他一些規定法越關係的條款。

在法國政府和越南的共和國政府之間的這一協定中完全沒有「殖民地」的字樣，也完全沒有提到殖民制度。相反，這個文件的第二節就說，「法國西政府承認越南共和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大家也都知道，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法國和越南政府簽訂規定法越關係的法越「臨時協定」。這一事公佈了「法國西共和國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共同宣言」。代表法國政府在上述協定上簽字的是法國殖民部長馬里尤斯·莫戴，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簽字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主席胡志明。

現在大家都很明確，法國當局在和越南簽訂這些協定的時候是不準備履行行的。因此，這些協定是被打壓利用來使法國軍隊留在印度支那半島境內，以恢復外國對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

如果法國政府違背了法國和越南之間的這些協定，那麼，法國和越南之間就不致發生任何戰爭。然而，事情的發展卻是這樣。法國政府破壞了這些協定，發動了對越南的戰爭，以致八年來一直在印度支那進行着殖民戰爭。

這個戰爭在法國本國就擱不得人心，更不用談

在其他國家了。它是以「脫離戰爭」著名的。這個戰爭使法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不幸，使法國人達到解脫的人力和物力的損失。而且，很明顯，這個戰爭是不會得到勝利的，是沒有前途的。

擴大戰爭還是恢復和平

印度支那人民解放鬥爭的範例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它表明：在我們這個時代，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曾經遭受殖民壓迫的人民羣衆已經起來捍衛自己的民族權利和自由，那就不可迫使那裡的人民回到舊日的奴役生活，不可能用武力和種種暴力手段來鎮壓其運動了。

聯合國憲章中沒有「殖民地」字樣，沒有承認殖民制度，這不是偶然的。這是聯合國憲章和國際聯盟和國際聯盟不同之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通過的國際聯盟條約中使用「殖民地」和「託管領土」這些字眼時，並不感到不合式。在聯合國憲章中，對這一問題的態度有所不同。這並不是說，聯合國憲章已經宣佈主張消滅殖民制度。大家知道，這一制度在這一國際組織的間接支持下還繼續存在。但是，聯合國組織不同於國際聯盟的是，它不負有維護殖民制度的存在的責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在德國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這兩個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被擊潰後所形成的國際局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地問題已經具有和這次戰爭以前不同的性質。然而，某些國家的政府還不願考慮這一點。可是印度支那事件的發展，而且還不慢是印度支那——說明，殖民地與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迫使那些面無地地想倒退向陳腐的殖民制度和維持殖民地的外國統治的人加以考慮。

出席我們這一會議的高棉王國和寮國王國的代

表在這種發言並企圖與我們相見，他們對法國政府給予他們人民的那種獨立和權利表示滿意。但是人民們不滿意，他們的發言到底能舉在多麼程度上代表他們本國人民的真正意志呢？在這方面，如果有高棉和寮國兩國人民的代表到會，那我們就能對情況得到比較正確的了解。現在選請這兩國的代代表來表示意見還不算太晚。

越南保大政府的代表也在這裡發言了。他企圖叫我們相信，他們那個政府和法國政府所進行的談判足以保障越南的獨立和權利。但是我們誰也不知道，這些話的根據是什麼。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儘管法國政府給予它以支持，但是這一政府還是僅僅控制了越南的一小部分領土。至於說到高棉人民和越南民主組織所擁護的越南民主政府，則大家那知道，它是如何忘我地爲自己人民的民主權利和民族獨立而奮鬥的。

我們應該聽聽那些了解印度支那實際局勢的人的話。例如，我不妨提一下印度總理尼赫魯四月二十四日在印度國會的發言，他在發言中表示了下述意見：

「印度支那衝突就其起源和基本性質來說，乃是反殖民主義的反抗運動，以及用傳統的讓與及分而治之的方法對這一反抗的企圖。」

不久以前，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緬甸和錫蘭五國總理在科倫坡舉行會議。在會議公報中寫道：上述五個亞洲國家的總理們「建議：法國應在日內瓦會議上宣布，它堅定不移地保證給予印度支那完全獨立。」

甚至於對印度支那別有用心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說不得不再一次公開提醒法國政府，要它注意它對印度支那獨立的義務。例如，不久以前，杜勒斯

在五月七日的廣播演說中說：「法國應該把他們給越南、寮國和高棉以完全獨立的意圖更多地付諸實現。」假如，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都這樣地暗示到現在印度支那獨立的不是實情，那就不難看出，這種有人所說的什麼越南、高棉和寮國的獨立和民主權利問題已經由法國完滿地加以解決或者正在圓滿地加以解決的說法，到底有什麼實際價值了。

我們在這裡也聽說，保大越南政府和出席此間會議的高棉王國和寮國王國的代代表，除了爲法國所承認外，還爲三十四個國家所承認。在我們這次會議上，有些人在發言中盡力強調這種外國——其中多數都是一些美洲國家——承認的意義。可是，必須仔細地研究一下，對上述三國印度支那國家當局的外交承認的真正情況究竟怎樣。有一件重要的事實，不管怎樣至少沒有被提到。這就是，在承認了這三個政府的國家中，可以說是沒有亞洲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緬甸，甚至於菲律賓都不願承認這三個政府。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與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一樣，與這些政府是沒有外交關係的，而是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比其其他國家更清楚地瞭解印度支那的局勢的亞洲國家拒絕與法國所支持的三個印度支那國家的政府打交際，這當然並不是偶然的。關於這一方面，法國總理尼赫魯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法國國民議會上的發言是極有價值的。他在談到越南的政治情況時說：「在越南內部還沒有什麼力量是在政治上與胡志明、陳富強等相抗衡的。」從這些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連法國政府本身對它所支持的那些印度支那政府的評價都不高，這些政權都是虛弱的。現在仍然是與印度支那人民毫不相干的。由此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企圖把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成就變成是「外部的影響」，譬如說，說成是中華民國共和國方面的影響，這是多餘的荒謬，這是荒唐無稽的武斷說法，只能出自這樣一些人的口裡，他們正爲已經明顯地表露出來的殖民政策的破產而驚慌，這種政策沒有估計到印度支那人民日益增長的民族自覺性，即使現在也還有人主張繼續進行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可是，考慮到目前的局勢，他們也都看到，僅僅在那裡繼續進行戰爭是對解決印度支那問題毫無幫助的，結果他們就走上危險的道路，策劃擴大印度支那戰爭，這種計劃對東南亞各國人民是一種威脅。

在這方面，不能不提到印度支那戰爭擴大危險日益增長的事實。各國人民要求結束印度支那戰爭的要求，美國有勢力的集團也熱心加強地談判美國必須公開武裝干涉印度支那戰爭，目前正在加緊地注視戰爭美國在管理相繼的在東南亞的新侵略計劃時完全陷於孤立，我們最近已經看到，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有人在頑固地企圖挑撥美國、法國、英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參加的某種集團，在日內瓦會議前，隨着會議的日益逼近，這種企圖也就日益明顯，在日內瓦會議前大約要擴大美國對印度支那戰爭的干涉的不是別人，正是美國，國務卿，現在又在談建立另一個「防務集團」了，雖然，這樣做的目的也當然全不是爲了美國、法國、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防務，而是爲了挑撥新的軍事集團來反對美國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不難看出，建立新的侵略集團也是爲了達到某些侵略目的，這意味着美國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而正是那些因建立上述集團而擴大美國對印度支那的干涉的計劃而安全遭

到侵害的國家所不能置之不理的。

據說，新近策劃的這個集團以及美國干涉印度支那之所以成爲必要，是爲了保護東南亞各國人民反對某種外來的威脅，姑且不談對這些國家的人民和他們的民族獨立的真正威脅是從何而來的，合理地就問一句，自認爲這些國家人民的保護者，不是合適的呢？因爲人家知道，這些國家的人民並沒有請美國來保護他們呀！

當東南亞各國人民只希望一種東西——和平、民族獨立和自由的時候，這種自命爲東南亞人民的保護者的角色的行爲是不至少可以說是太放肆了呢。

你們知道，現在正在進行着拼湊一個新侵略集團的最後活動。這一集團的目的是聯合對維持殖民制度有興趣的國家，並準備爲此在亞洲擴大戰爭。就在日內瓦會議舉行的時候，有人正企圖用在東南亞擴大戰爭來代替在印度支那恢復和平的任務。美國有勢力的集團目前正在擬製新的侵略計劃，就是導向這種（擴大東南亞戰爭）的結果，最近時期，許多人都都在對這種論紛紛。

最近幾年中，美國日益熱心於印度支那事件竭力採取支持那裡的殖民政權的態度，只須引爲最近幾年來美國給予法國和與法國有關的印度支那地區的經濟援助的材料，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下面就是最近幾年中國關於這一問題的有關材料：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是三百一十四萬萬美元，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是三百萬萬美元以上，這個數目約爲印度支那戰爭全部費用的五分之一，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財政年度，這些款總數達十一億三千三百萬美元，本來，美國都知道，出錢的老爺幹什麼曲在資助在印度支那進行的殖民戰爭的，現在可以用

說美國直接干涉印度支那殖民戰爭了。

美國對印度支那的干涉，現在還以供給武器和軍用物資、派遣軍事顧問、教育、專家等的形式而不斷擴大，這是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道路上主要障礙，而且，這種干涉將導致印度支那軍事行動規模的擴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其他後果。

上述的干涉還表明，美國打算在實際上控制印度支那，爲了以另外一個國家的殖民統治來代替一個國家的統治，已經花了氣力是不小的。

除此之外，美國對印度支那事務的干涉表明，它打算使爭取自己自由和獨立而鬥爭的印度支那人民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發生衝突，並利用亞洲各國人民的相互衝突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所有這一切證明，對於新的世界大戰的準備也在東方加緊進行着。今年一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在解釋美國在遠東的這些計劃意義時說過：「以戰前觀點來看，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利權與所謂沿岸島嶼鏈頭是非常緊密地聯系着的。這個沿岸島嶼鏈頭實質上有兩個大陸基地，在北部爲大陸的朝鮮，在南部，如我們所希望的，是印度支那。它們之間有着這樣一些島嶼：日本、琉球（包括沖繩羣島）、台灣、菲律賓、漢口、利奧和西南兩洲。」

美國有着各種形式的關於保證每一上流地區安全的協議，在某些情況下，它並不以條約形式出現，然而仍然是現實的，千真萬確的協議。

從美國國務卿的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出，執行美國戰爭計劃的那些人是決不關心印度支那人民或是這一地區其他國家人民的權利和命運的。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準備在這一地區擴大戰爭的這些美國戰略計劃，對這個廣大地區人民的和平發展是有嚴重威脅的。美國爲了實現自己的計劃而挑撥有某些國家參加的軍事集團能否成功還不清楚，但是這

些計劃顯然包含着不擇手段地支持亞洲殖民制度的企圖。

日內瓦會議在它是能否完成反對在東南亞擴大戰爭的侵略計劃這一任務上負有重大的責任。祇有給這一計劃一個決定性的反擊才符合日內瓦會議的任務。日內瓦會議的目的過去和現在都是恢復印度支那和平。

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道路

怎樣算是促進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呢？日內瓦會議不能把這一任務作這樣的理解：可以以把停止印度支那敵對行動變成了希望給一方的喘息狡猾地安排機會，使它利用這個機會來準備擴大印度支那戰爭。對於日內瓦會議的任務應當作這樣的理解：日內瓦會議應當獲得早日停止印度支那的敵對行動，並同時成一個使印度支那人民在保障他們的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方面的合法要求能夠得到滿足的協議。

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在這種提出了一些建議，這些建議為解決印度支那問題提供了基礎，並能保證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直到現在，我們在這裡既沒有聽到對這些建議有過什麼有根據的批評，也沒有聽到表示接受其中的某些條款。

蘇聯代表團認為，就這些建議的最重要要點來看，建議的實質在於：一、法國應保證承認越南、高棉和寮國的主權與獨立。此外，應締結協定，規定在雙方同意的時限內，自越南、高棉與寮國領土上撤退一切外國軍隊。二、在越南、高棉與寮國舉行自由普選，根據普選的結果在各該國內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政府。在選舉前應由越南、高棉、寮國各國雙方代表舉行協商會議，並保證各愛國黨派與

社會團體的活動自由。三、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和高棉及寮國政府應表示願意研究各國依照自由意志的原則加入法蘭西聯邦的問題。此外，越南、高棉和寮國政府應承認法國在這些國家內現存的經濟與文化上的利益，並根據平等與互利的原則解決相應的問題。四、在執行上述措施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國建議案中提出的其他步驟以前，應該先在印度支那停止敵對行動，並締結相應的協定，規定完全停止從外面把新的部隊、各種武器和彈藥運入印度支那。除了我上面列舉的幾點以外，必須就某些其他問題達成協議，如：交換戰俘問題，不得對在戰爭期間和另一方合作的人起訴的問題等。上述四點基本點還必須通過常駐雙方政治問題與軍事問題達成協議時的合法協議。

如果雙方對在印度支那建立真正鞏固和持久的和平表現出應有的願望，這些目的是完全可以達到的。

越南民主共和國和法蘭西的建議的目的在與法國達成協議。這些建議的出發點是：互相承認公平與光榮的原則是合宜的，根據這種原則，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國人民之間完全可能建立重新的好友關係。

這些建議可能不會使奉行殖民政策的某人感到滿意，因為他們死抱住過時腐敗的東西不放。如果他們拒絕了這種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協議的可能性，那末，他們就不是為了民族的利益，而是為了那些熱衷於在印度支那擴大戰爭，不想恢復和平的外國侵略集團的利益。

法國代表團在我們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它的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建議。在這一期間，我們有可能仔細地研究了法國的計劃以及其他代表團的建議。法國建議的缺點是它完全沒有觸及政治問題。

然而每一個人都知道，要停止曠日持久的印度支那戰爭，就至少要解決某些這一類的問題，這兩省是分不開的。在法國的計劃中，可以看出，對於在寮國和高棉業已離開的民族解放鬥爭估計不足。但是，把整個印度支那局勢的問題局限於越南情況的發展是不成功的。

此外，在法國的建議中還提到在這次會議上將達成的協議的保證。在法國建議中這樣說：

「由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國家提供對這些協議的保證。凡有任何違反協議情事，這些國家應立即進行磋商，以便個別地或集體地採取適當的措施。」蘇聯代表團不能同意上述建議，但是蘇聯代表團認為，法國建議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國家應保證會議上所通過的協定得以履行，這些國家並應在凡有任何違反這些協定的事情發生時，進行磋商。這一原則是可以接受的。進行磋商的目的最採取集體措施以保證這些協定的履行。參加這次會議的其他人對法國代表團的這一重要建議最好也表示自己的態度。

有人還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國所提出的方案規定，停戰應是條約的履行條件是由三個國家中的交戰雙方所組成的混合委員會加以監督，並特別指出，選擇計劃沒有規定由某些國際組織加以適當的監督。

由於在這一問題上達成協議具有重大的意義，蘇聯代表團建議對這些建議加以補充。我們可以協議由中立國代表組成委員會以監督停戰協定的履行。

在確定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方面應該說是不會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的。

有鑒於此，蘇聯代表團對上述建議提出下列補充：「爲協助雙方履行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的條款，協定中應規定建立中立國監督委員會。」

在這次日內瓦會議上，法國面臨着一項重大問題，就是在印度支那選擇什麼道路。一條道路是繼續進行印度支那戰爭，從而爲了外國的侵略計劃而擴大戰爭，它使法國的民族利益毫無好處。另一條道路是協商，首先是和越南人民協商，並向這一方面繼續努力，以保證迅速停戰和確立印度支那的和平。走這條道路就可以使法國和印度支那人民互相諒解並在他們之間確立友好關係。日內瓦會議應該盡力促成印度支那問題得到這樣的和平解決。

當然，蘇聯代表團是要對英國代表在會上所提出的一切問題表示自己的意見的。但是，現在已經可以說，把事情縮小成爲僅僅這樣一些問題，而放過印度支那的事實發展所已經提出的一些軍事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這是不適宜的。

蘇聯代表團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一樣，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建議，寄予重大的重視。蘇聯代表團對這些建議表示支持，並希望這些建議會得到應有的注意。同時，蘇聯代表團相信，日內瓦會議也將研究其他一切真正有助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建議。蘇聯政府認爲，在對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利益有損害的考慮下來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將不僅在亞洲和平的事業中，而且在鞏固世界和平的事業中都是一個重要的步驟。

我代表團發言人十四日舉行記者招待會

【新華社日內瓦十四日電】出席日內瓦會議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發言人黃華在十四日會後舉行記者招待會，黃華向記者們介紹了十四日會議的情況，並回答記者們的問題。

我代表團發言人揭穿美官方機構的誹謗捏造

【新華社日內瓦十四日電】根據法新社華盛頓五月十三日報道，美國政府行政管理部門十二日公佈了一個謠言說：「大概是一個中共的組織」中國人民援越志願軍一編隊的文件。該報道說，文件約三千言，其中有一部分名爲「越戰政工人員手冊」。又說：有一個蘇聯顧問委員會附設在這個「中共的組織」之下。

中國代表團發言人指出，美國政府行政管理部門公佈的文件是欺騙敵人的捏造事實。這種謠言發源於美國官方機構，目的顯然是爲了掩蓋美國政府對印度支那戰爭的干涉行爲，並爲它進一步擴大和直接參加戰爭製造和準備輿論。

人民日報日內瓦通訊：「光榮的和平道路」

【新華社北京十五日專電】人民日報十五日登載該報記者吳文濤和杜文如的一篇日內瓦通訊，題爲「光榮的和平道路」。文如下：

四五天來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范文同所提出的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方案，像磁鐵一樣地吸引著亞洲特別是法國的輿論。大多數的報刊認

爲這個方案的合理代價應加以重視，或者說它無法可予拒絕。五月十一日的巴黎「戰鬥報」在責備皮杜爾於十日叱咤風雷但意圖一方案時說：「范文同的建議如果不能立刻被接受的話，至少它包含著光榮談判的基礎。」

有著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光榮傳統的法國人民都清楚地了解，今天在印度支那進行的戰爭，是美帝國主義者驅使他們在法國的一小幫同謀者所進行的幫民戰爭，「幫民的戰爭」。在以奴役印度支那人民並以印度支那作爲擴大美國侵略的基地爲目的這一戰爭中，不論殖民主義者的勝利和失敗，都只有加強亞洲廣大人民的苦難。都是和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傳統不相容的。這個戰爭本身是不公的，而正是在爲民族獨立自由和統一的印度支那人民一方面。爲了結束今天世界上這一儲存的火種，使遠東和世界局勢得以緩和下來，范文同代外長的建議不僅再一次表現了印度支那人民長期的謀求和平的誠意，也符合法國人民迅速結束戰爭的迫切要求。

事實是非常清楚的，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關鍵，是要首先承認越南、高棉、寮國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和民主自由。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建議，突出地表示了印度支那人民的這種迫切願望。艾登在范文同代外長發言後也承認說：「很好，顯示表達了民族感情」。八年來的印度支那戰爭，顯然是壓垮了的印度支那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意志是永遠征服不了的。要停止敵對行動，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就必須首先放棄殖民政策，承認越南、高棉、寮國人民有真正的民族獨立，有在他們祖國的土地上過和平生活的權利。

但是，皮杜蘭在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第一天所提出的建議，卻恰與此相反。正像不少頭腦簡單的觀察家所指出的，他仍舊擺出一付殖民主義者的面孔，完全不顧印度支那人民的獨立願望。皮杜蘭爭辯說：他的方案分兩個步驟，先談停戰，不談政治解決。可見，這樣的停戰，就是沒有政治基礎的停戰，這樣的停戰，是不可能穩固的。只有軍事停戰和政治解決，同時滿足越南、高棉、寮國人民的獨立要求，印度支那問題才可能真正獲得解決。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嗎？

范文同代外長在他的建議中指出：在越南、高棉、寮國人民獲得獨立和平等的基礎上，三國人民可以在自願的原則下考慮加入法蘭西聯邦的問題，與法國保持友好關係，發展印度支那人民與法國人民間的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范文同代外長還表示承認現存的法國在越南的經濟權益的事實，這就充分地照顧了印度支那的歷史和現實。五月十一日的法國「解放報」就說：「和平是可能的」；胡志明最近的談話表明了國與法國談判，並且胡志明代表昨天在日內瓦要求以這樣的基礎上恢復和平，越南與法國在法蘭西聯邦內合作。難道這與我們為越南的獨立嗎？顯然不是。」可見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的建議不僅是完全符合於印度支那人民謀求和平、獨立、統一、民主的願望，而且也符合於法國人民的利益，是現實的、合理的、平等的。

由於范文同代外長的建議是實事求是的，對雙方都是光榮的，正如法國「解放報」在評論這個建議時所說的：「如果拉尼埃和皮杜蘭願意這樣做，日內瓦的談判可以迅速獲得良好的進展。」

可是使人驚奇的事終於在日內瓦發生了。在五月十日第二次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上，范文同發言剛剛完畢，會議還在進行的時候，法國代表團發言人就奉命令促進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顯然宣佈拒絕了范文同的建議；而在一日上午法國發言人又特別安排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據說為的是消除關於法國政府對范文同建議的強度的「誤解」。他說：「法國並未拒絕越南的建議」。法國代表團為什麼這樣驚慌失措，出爾反爾呢？

據這裡熟悉情況的觀察家們說：法國代表團要拒絕范文同的建議的決定，是在范文同發言的第二天晚上和美國代表團共同作出的，他們認為「越南的建議不可能被認真地考慮，因為這是越戰提出的」。這還不打緊，不妙的是這時巴黎內閣又發生了危機，國民議會激烈地要求對印度支那問題進行辯論，拉尼埃在八天內第二次提出要舉行信任投票。這就使得法國代表團不得不於第二天一早起來「澄清」它的態度，為的是緩和議會的憤怒，使內閣不致立刻倒台。

如果說皮杜蘭拒絕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建議是美國決定的，那麼，再看五月十二日會議上的傀儡戲吧。正是十二日的巴黎「世界報」這樣預言：「當人們知道越南（按指保大政權）官方和美國之間的緊密關係」時，人們就難以想像保大的方案會比皮杜蘭的方案優越，因此必須在皮杜蘭的方案和越南的方案之間選擇，或者說法讓步妥協」。這就明白道出了所謂保大代表的提案更直接地是美國當局的要求，這個提案的內容不是別的，而是要把政權統一於保大「陛下」，將越南人民服從一於保大「陛下」，然後再由聯合國（實係美國）監

督在一個遙遠的、不可知的大來進行御用選舉。這就是為什麼在保大代表講話的第二天，「世界報」又在社論裡指出：保大這個要求「在法律上無法支持，事實上也不合適」，是「要越南首先投降」的。同時該報進一步指出：越南之所以有獨立，乃是越南爭取來的。換句話說，從法律，從實際來說，越南民主共和國是越南唯一的合法政府。保大何人？他所以這樣叫大妄為，除了秉承美國意旨來使日內瓦會議不能成功以外，別無其他解釋。十三日的「紐約時報」不但不打自招地說：保大的提案「越過了法國建議的範圍，但由於它是印度支那自己的呼籲（應該作美國之聲）」，所以必須給以應得的認真考慮。

所以，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加緊把保大之流拉到自己懷裡，以實現其接收印度支那，擴大戰爭陰謀的時候，皮杜蘭們對美國所給予的任務，不過是為人作嫁而已。這對越南人民不利，對法國人民不利，對世界和平不利，只是有利於唯恐天下不亂的美國帝國主義者。正如法國有名的記者塔布伊夫八十三日在巴黎「新聞報」所寫的：美國所關心的一不是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存在，也不是光榮的談判的命運，而是一部分將立即併入美國基地鎖鏈中去的印度支那領土」。今天，法國人民正為光榮的和平而進行着反對美帝國主義者及其在法國的代理人的「內閣內閣」的緊迫鬥爭。十三日晚法國國民議會第二次「信任投票」所給予拉尼埃皮杜蘭內閣的區區票數多數，證明內閣已經處在怎樣的风雨飄搖之中。不少反對現內閣屈從美國政變的議員們，準備從越南內閣中奪取日內瓦會議中斷的危險這一觀點出發，才勉強對拉尼埃內閣投了「輕刑票」。光榮的和平是全法國人民一致的要求；范文同的提案已為這個目標開闢了道路。

「真理報」評索國和高棉抗戰政 府代表應參加日內瓦會議

【新華社北京十五日電】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

訊：「真理報」刊載格魯希欽科的一篇文章，題爲「寮國人民在保護他們的民族權利」。
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范文同在日內瓦會議上提出一項建議，主張邀請高棉和寮國抗戰政府的代表參加會議，這個建議得到莫洛托夫和周恩來的支持。

西方國家的那些不甘心承認歷史事實並閉眼不看現實生活的政客和外交家們，極力想把高棉和寮國兩個民主國家說成是「一團糟」。但是，現實生活隨時隨地都揭破這種論調是站不住腳的。

格魯希欽科引述關於寮國的事實說，寮國抗戰政府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這種支持使抗戰政府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寮國至今所有省會已在一九五三年春解放。今年春天，寮國人民的軍隊並解放了南島江流域、波羅那高原和封薩里等。這些解放地區佔全國二十二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一半以上。居民有一百萬人以上，佔寮國全部人口的一半數。抗戰政府實行了民主改革，並爲改造國家的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採取了種種措施。在解放區內已經形成一個獨立的經濟，保證了抗戰的需要。

格魯希欽科繼續說，寮國人民在爲反對外國侵略者而進行英勇的鬥爭的同時，又一再地表示他們要求和平，他們願與一切民族，包括法國民族在內，和平友好地相處。

因此，他們對於討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表示一致的擁護。寮國人民也一致要求讓他們的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

討論。

格魯希欽科最後強調說，在日內瓦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時，有寮國和高棉兩國抗戰政府的代表參加會議的討論，是日內瓦會議開得成功的必要條件之一。

西藏國慶觀禮團團長朵嘎·彭錯德傑 發表談話擁護周恩來外長的發言

【新華社北京十五日電】參加一九五三年首都國慶節觀禮的西藏國慶觀禮團團長，西藏地方政府噶倫朵嘎·彭錯德傑發表談話，擁護周恩來外長在日內瓦會議上的發言。

朵嘎·彭錯德傑說：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外長在會議上的發言，真正正確地表現了我國各族人民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真誠願望。同時也表達了全亞洲人民要求和平，反對戰爭，反對侵略和殖民地奴役的共同願望。我代表西藏國慶觀禮團全體人員對周恩來外長的發言表示完全支持和擁護。對於莫洛托夫外長、南日外務相、范文同兼代外長在日內瓦會議上的發言，我們也同樣表示擁護。

半年多來，我們西藏國慶觀禮團全體人員在祖國各地參觀，親眼看到我們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實現了兄弟般的友誼團結和親密合作，親眼看到我們祖國的強大和繁榮，親眼看到了祖國各族人民爲了祖國的強大和繁榮，爲了保衛世界和平表現出來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周外長在發言中說：「全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爲一個自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爲全國各族人民所熱烈愛戴的中國政府像磐石一般地牢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够破壞中國人民沿着國家強大和繁榮的道路前進。」這些話表達出了我們的認識和信心。我們藏族人民和全國各民族人民日夕親密團結起來，堅決反對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侵略集團所進行的陰謀活動，努力建設我們的祖國，保衛亞洲和世界的和平。

印度報紙認爲范文同的建議 代表印度支那人民的願望

【新華社北京十五日電】塔斯社德里十四日訊：印度「國民先驅報」評論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上所提出的建議時指出，這些建議不僅是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國提出的，同時也是代表寮國與高棉的民族解放運動提出的。

該報在談到反杜勒的計劃時說，這個計劃是完全不現實的。

該報寫道：杜勒斯想把越南、寮國和高棉拉進東南亞軍事聯盟，這說明他拼命想對印度支那進行直接軍事干涉。但是，印度支那人民是有自己的意志的。

該報最後強調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得到印度支那人民的扶持，而這是法國和它的盟國所沒有的。

印「新世紀」週報 歡迎范文同的和平建議

歡迎范文同的和平建議

【新華社新德里十五日電】最近一期印「新世紀」週報發表社論，歡迎越南民主共和國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建議，認爲這說明越南民主共和國深切希望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社論同時強烈譴指法國和美國拒絕這些合理的建議，指出它們主張

戰爭而不要和平。

社論說：「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說，他們要光榮的和平。他們的周書『光榮』就是帝國主義的『光榮』。但是他們雖然自口稱如此地，會看不到這一點：對於印度及鄰人民說來，如果不保證他們的絕對的獨立和自主權，就談不上光榮的解決。」

「正因爲如此，他們搬出了杜魯門的建議，而每一安報紙都認爲，皮杜爾的建議簡直就是一些要別人投降的條款。」

社論說：「因此所希望自由的人民都將看到，皮杜爾的計劃無非是一種假使對於印度支那的帝國主義統治的乖死掙扎而已。」

社論談到美國在它的盟國中日益孤立和印度支那人民力量的日益強大，它指出：「美國等國主義者所帶的話無異地已經不是決定性的了。在法國本國，要求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廣泛的人民運動正在日益高漲，正是這種力量迫使斷然拒絕了越南民主共和國計劃的法國政府，在幾小時內又不得不出來解釋他們並沒有拒絕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計劃。」

社論說：「印度支那、法國和全世界人民的力量能變而且一定會使帝國主義者遭到更大的失敗，並迫使他們讓步。」

英國和平委員會發表聲明
歡迎日內瓦會議帶來了和平的希望

【新華社北京十五日電】塔斯社倫敦十四日訊：英國和平委員會十三日發表聲明說，日內瓦會議把亞洲得以實現和平的希望帶給了全世界人民。聲明指出倫敦仍外復人，並說：「假使英國全力爭取通過各國協商的途徑而達成和平解決，並且

反對用武力或威脅來把一方的意見強加於另一方的做法，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英國政府必須表明，它反對把其他國家的軍隊派遣戰爭或使英國軍隊加入戰爭，以便使戰爭擴大。印度支那的流血戰爭進行得很久了，必須停止這場戰爭，以便談判能夠引向解決，以在尊重這個他國交戰爭破壞的國家的和平、要使亞洲有穩固的和平，就必須在和平恢復朝鮮的統一以及中國參加世界事務的權利問題上達成協議。」

聲明歡迎各種不同的組織和著名的人物爲反對使用大規模殺傷性的武器，反對重新新式裝以及反對阻止國際貿易與文化關係的，蘇聯作的努力。

朝鮮停戰

李承晚叫韓將不顧日內瓦會議而「北進」

【新華社北京十五日電】塔斯社平壤十四日訊：朝鮮中央通訊社轉發南朝鮮東洋通訊社的一條消息說：李承晚五月八日宣佈，他將「完全不顧日內瓦會議而北進」。在四月底，日內瓦會議剛開始不久，李承晚政府公報處處長弘基就要求美國和它的「盟國」迅速恢復破壞日內瓦會議，以幫助北進。」

【新華社北京十五日電】塔斯社倫敦十四日訊：英國和平委員會十三日發表聲明說，日內瓦會議把亞洲得以實現和平的希望帶給了全世界人民。聲明指出倫敦仍外復人，並說：「假使英國全力爭取通過各國協商的途徑而達成和平解決，並且

反對用武力或威脅來把一方的意見強加於另一方的做法，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英國政府必須表明，它反對把其他國家的軍隊派遣戰爭或使英國軍隊加入戰爭，以便使戰爭擴大。印度支那的流血戰爭進行得很久了，必須停止這場戰爭，以便談判能夠引向解決，以在尊重這個他國交戰爭破壞的國家的和平、要使亞洲有穩固的和平，就必須在和平恢復朝鮮的統一以及中國參加世界事務的權利問題上達成協議。」

封外開像

蘇聯青年代表團離開瀋陽

【新華社瀋陽十五日電】蘇聯青年代表團在十

四日晚乘火車離開瀋陽。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東北工作委員會第一副書記楊海波，東北中蘇友好協會書記張景濤，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瀋陽市委員會書記張景濤以及東北和瀋陽市的著名青年勞動模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各省市負責幹部、青年代表等共一千五百多人到車站歡送。蘇聯駐瀋陽總領事魏立夏及領事館人員也到車站歡送。

十四日上午，代表團在瀋陽參觀了高坎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國醫科大學，遊覽了北陵公園。部分團員還去撫順參觀了露天煤礦和東北石油一廠。貴賓們在離開時，交與撫順市三千五百青年來賓歡迎，中於撫順市委員會設宴招待他們。

蒙古自行車遠足隊返京

【新華社北京十五日電】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一日內自行車遠足隊十五日午自上海乘火車返回北京。

蒙古自行車遠足隊自五日離開北京後，曾先後到天津、塘沽、新海、上海和杭州等地訪問。參觀。在上海期間，他們訪問了交通大學和國營上海第九船塢廠，參觀了工人文化宮，魯迅紀念館和吳淞口海濱。在杭州他們參觀了各名勝古蹟。

印尼學生代表去天津等地遊覽

【新華社北京十五日電】應邀來我國訪問的印尼學生代表蘇洛、雅瓦迪、哈、修庫爾、埃索迪、盧比斯、薩馬、蘇蒂、約等四人於十五日晚乘火車離京去天津、上海等地遊覽。

在北京期間，印尼學生代表曾參觀了大、中學，託兒所和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圖書館，亞洲學

生療養院工地，和北京的青年學生和教育界人士舉行過多次友誼的座談。此外他們還參觀了鞍鋼技術革新展覽會，北京郊區農村和北京的名勝古蹟。

政治·軍事

通訊：戰士熊舒齡

智捉反革命分子的故事

【新華社北京訊】通訊：戰士熊舒齡智捉反革命分子的故事。作者：謝樹。

人民解放軍某學校學員 山西團員熊舒齡的假期滿了，他就要從家鄉——山西平遙縣回到學校去。這天，村上和熊舒齡年齡相仿的青年們都到他家來和他交談。他們從戰鬥故事談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也談到剛進行的普選。熊舒齡的堂兄弟熊延齡說：「這回普選真帶勁，好人選上了，壞人也被選了下去，大家心都痛快得敞開了兩扇門。」他忽然問熊舒齡：「哥哥，你沒打聽到顧汝弼的下落嗎？」熊舒齡一時想不起來，有些模糊地說：「顧汝弼？」熊延齡說：「是呀！那個反革命，害人精，你怎麼一下子就忘了！」

熊舒齡想起來了。他還是在八年前見過顧汝弼，中等身材，圓臉，兩眼細細的像條縫，不過那時村裡人和熊舒齡的財糧補助員。以後，國民黨反動派佔領了張家口，又進攻山西解放區，天鎮縣被國民黨佔領了。熊舒齡現見到顧汝弼時，顧汝弼已換上蔣匪保安的官服，神氣十足地從街上走過去。再以後，熊舒齡參加了解放軍，對顧汝弼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熊舒齡問：「顧汝弼到底作了什麼壞事？」大

夥七呖八嘆地回答：「把咱們這一帶老百姓都害苦啦！怎麼還沒抓住他呢！」熊延齡說：「顧汝弼自從蔣匪佔領了張家口之後，就作了蔣匪的忠實走狗。他領着敵人趕走了當地人民政府藏在牆壁裡的十二枝火槍，一挺輕機槍，兩挺手榴彈和十二桶汽油；領着敵人抓住了當時顧家灣村共產黨支書范高克德，一頓毒打之後，又把高克德關進了監牢。直到我軍解放天鎮縣，高克德才被放出來。他還領着敵人抓過當時的三區區長張英英……」顧汝弼因為對蔣匪有功，不到一年就從文書上提拔為中尉軍官，成了當地人民的眼中釘。」熊延齡停了一下又說：「『鎮反』的時候，大家找過顧汝弼。這次普選，村裡人又提到這個『反革命』。只是這樣伙無影無蹤，有人說，解放軍打天鎮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不知誰憤憤地說：「真便宜他了，我們要活活抓住他來公審就好了！」

熊舒齡說：「不要緊，只要他還活着，就跑不了。人民就是天羅地網，早晚叫他歸案法辦。」

次日清早，熊舒齡奔上驛路，火車衝破嚴寒，向東北疾進。車廂裡熱呼呼的，非常悶人。熊舒齡坐了一夜，當火車經過瀋陽時，才買到一個睡鋪位。他斜靠在車壁上和同時睡臥的副排長閑談，建設者一路上看到的許多新氣象。這時，有四個男人走了進來，裡面有一個山西口音的高聲笑着說：「這兒比前邊還敞亮啊！」熊舒齡順着話音看去，只見先頭說話的那個人身穿藍色制服，戴一頂呢呢帽，胖胖的個兒，細眼，熊舒齡心裡一動，暗想：好面熟，哪裡見過。可巧，那四個人就選坐在熊舒齡的斜對面，隱隱地好像懷裡有短槍。熊舒齡沒有放過這一剎那的念頭，偷偷地又瞥了幾眼，仔

細端詳，然後恍然大悟：這不就是多年抓不到的顧汝弼嗎？他怕不確實，尋了個機會，就招呼着同鄉人閑談說：「聽口音您是山西人，咱們是同鄉啊，您貴姓？」那個傢伙路路打量了熊舒齡一眼，隨後就坦然地回答：「姓顧！」說完，就扭過頭去，和他的同伴談別的事情了。

熊舒齡正整頓着什麼方法去進一步確定這傢伙現在的身份。列車疾進的轟隆聲，使他聯想起剛才那傢伙說的「快到的地方了」，難道他們到站了——四下就要下車？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如果他們下車了，就不大容易找到線索了。他決定去找列車上的公安人員共同研究。

車廂裡擠滿了人。熊舒齡剛走過兩節車廂，湊巧和那個同鄉同行的另一個人也跟了過來。熊舒齡把那個人的帽檐帶到一邊問他說：「同志，你是那部分的？」

那個人奇特地打量了熊舒齡一眼，反問：「幹什麼？」

熊舒齡說：「有要緊事！」

那個人說：「我是公安人員。」

熊舒齡又問：「那個圓臉山西人呢？」

「是某市人民政府的幹部。」

「他叫什麼名字？」

「聽說叫顧文書。」

熊舒齡暗想：「這傢伙連名字都改了。」那個人說：「同志，你研究，有什麼事？」熊舒齡住廂門，叮視着那個人的臉，一時還沒回答。那個人說會到了熊舒齡的意思，說道：「同志，你放心罷，我是共產黨員，有什麼事我能負責。」熊舒齡這才把顧汝弼過去的反革命罪行扼要地講了一遍。那個人聽了略帶驚疑地說：「這確實嗎？」熊舒齡說：「千真萬確！」那個人又說：「我是某縣

公安局的，龐安雲和另外那兩個人是某市人民政府的，我們是一同去辦案的，如果真像你說的，我能協助你辦這件事。」

熊舒齡說：「這事還不能肯定我就是人證！」他們略略商量了一下，決定由熊舒齡去找列車上的公安局人員，那個公安局員同去住龐汝弼。

熊舒齡找到了列車上的乘警，他把龐汝弼過去的罪行詳細說了一遍，並且說：「我是一個革命軍人，我對人民負責。這個反革命分子竟鑽到我們人民政府裡來了，必須立即逮捕他。」乘警對熊舒齡提供的材料雖然沒有懷疑，但是要逮捕一個反革命罪犯也不能不十分慎重。乘警鄭重地問他：「熊同志，你不會認錯人嗎？如果這捕錯了，很不好啊！」熊舒齡說：「不會，我認得準，他和過去一樣一極，只是胖了些。這次我回家去，當地黨委都在打聽他的下落。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就怕要漏網，萬一逮捕錯了，一切責任都由我來負責。」就這樣，他們迅速地報告四不鐵路保安處，經鐵路保安處批准，決定了立即逮捕這個反革命罪犯的指撥。

熊舒齡從車回到辦公室。這時，龐汝弼正在和熊舒齡的副排長談話，談話者問：「剛才出去吃飯的那個同志是山西那一縣的？」熊舒齡一副遲遲來，怕副排長說漏了，忙回答說：「大同市破舊街的同志，你呢？」龐汝弼沒料到熊舒齡在這時回來，略略遲疑了一下，不自然地說：「我還是大同的，我還在政權街上讀一年中學呢。」說完，就又迅速起身去，連連告辭。熊舒齡若無其事地坐在自己席位上，召眼張去，龐汝弼臉色發白，鼻尖有熱汗，熊舒齡心裡更有底了。

車快速向前，車廂裡突然進來了兩個乘警，接著，兩支槍亮槍就堵在龐汝弼面前。乘警喊道：「不許動，舉起手來！」龐汝弼這時反倒覺得慌

著，大聲說：「這是給什麼，把槍收起來，我是人民政府的幹部。」和龐汝弼同來的兩個人因為不明瞭情況，像要過來詰問。熊舒齡說：「誰也不許動！我們要逮捕的是化名叫龐安雲的反革命罪犯。」

龐汝弼的臉色一下子就變白了，滿臉冒汗，慢慢把手舉起來。熊舒齡上去就拔下了龐汝弼的手槍，上了解。熊舒齡心裡的塊石頭落了地。他摘下口罩，對龐汝弼說：「還認識我吧，龐汝弼不是你的本名嗎？」

龐汝弼兩目較視，低下頭來，有氣無力地吐出了個「是」字。這時，火車正「嗚嗚」地吼着汽笛，緩緩地停在四不站，乘警們都擠擁着下車了。

當夜，在和某市人民政府取得聯繫後，熊舒齡又隨同兩位乘警押着龐汝弼返回某市；另外的三個又自去執行任務了。抵達某市後，熊舒齡向一位姓趙的科長詳詳細細地作了彙報。他們又重新認真地作了調查，證實龐汝弼的確是長期隱藏在革命內部的反革命分子。他隱瞞了自己的歷史，而且混進了共產黨，最近還被偽黨的支部委員。最近龐汝弼剛被提撥起來，在他管轄下的兩名反革命罪犯就跑了。

當晚人民政府的幹部向熊舒齡表示感謝。熊舒齡說：「這是我應盡的責任。上級教育我們：要時刻保持革命軍人的高度警惕，這功勞不在我身上。」

婦女青年

關於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的聯合通知

【新華社北京十五日電】「六一」國際兒童節

全國籌備委員會等十九個機關、團體聯合發布關於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的聯合通知。全文如下：今年的「六一」國際兒童節，正是我們祖國進入有計劃建設的第二年，全國人民在總任務的鼓舞下，以忘我的勞動為建設我國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這將給年輕的一代帶來更加美好的前途。幾年來，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親切關懷下，新的一代正迅速成長。另一方面，和平民主陣營的力量和反對新戰爭危機的運動更加壯大，而帝國主義好戰分子仍在加緊製造國際緊張局勢，威脅着世界的和平。因此，在今年紀念「六一」國際兒童節的時候，我們的口號是：為和平、為社會主義、為兒童的幸福生活而鬥爭。

今年「六一」國際兒童節，要根據總任務的精神，對兒童進行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使他們了解祖國建設的偉大成就，熱愛祖國的社會主義前途，教育他們認識勞動對於國家建設的重要性，更加自覺地學習和鍛鍊身體，立志成為社會主義祖國的優秀勞動者。同時要教育和培養兒童具有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的精神。全國人民和父母們，應該為創造和保護兒童的幸福生活更好地努力生產和工作，為完成國家建設計劃的任務而貢獻一切力量，並且要正確地關懷和教育自己的子女。全國的兒童要為保護、教育工作者，要繼續發動勤勞勤懇為人民服務，為兒童保健事業而獻身熱力的高尚精神。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鍛鍊身體，改進教育和保健的方法，培養兒童成為全面發展的人。文學藝術家、科學家 and 出版工作者，要為兒童創作和出版更多更好的作品而努力。學校、少年先鋒隊組織、家庭、社會都應積極共同關心和通力合作，逐漸為兒童創造更好的學習、生活環境和活動的條件，豐富兒童的生活。反對一